

# 理想的統治者／管理人

鍾倩媽

崇基學院 日本研究

明天我國將舉行首相選舉，參選人有孔子、黃宗羲和穆罕默德。看過他們的政綱後，作為選民的我不屬意他們任何一個，打算投白票。因為他們跟我對理想社會、宗教和在位者與人民關係的理念相差甚遠。

## 理想社會

法治社會是我心目中的理想社會，而且每個人都是自由和平等的。有關自由和公平，會稍後論述。現先闡述我的「法治社會」。

法治，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沒有人或事能凌駕於法律之上；審判過程公開；法律由全體人民制定。達成以上四項條件，就是法治社會。

孔子和黃宗羲都在政綱中表示自己是儒家學者。儒家不提倡以法治國，而是傾向君主制；即由賢能的人治國。奉行君主制，不代表沒有法律，兩者可並存。但在君主至上的制度下，負責審訊的官員會因階級問題，不能審議君主，造成君主凌駕法律的問題。換句話說，無論君主做了何等違法的錯事，都能受制度的保障而豁免審訊。這對人民不公平，對社會亦造成很大的潛在危機。

為此，孔子和黃宗羲都曾在城市論壇上回應。孔子說他是君子，有廣泛地學習和受禮約束，不會做離經逆道的事<sup>1</sup>。可是，他曾跟

---

1 原文：「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論語》6.27）

葉公說，如果父親偷了羊，直率的表現是兒子為父親隱瞞，而不是告發他<sup>2</sup>。由此可見，孔子其實覺得情感可凌駕於法律之上；他不大可能實踐到法治。黃宗羲則指他會設宰相輔政，避免犯錯（頁371–374）；又會讓知識分子議政，製造輿論壓力去監察政府（頁375–379）。但他提出的辦法，都沒有解決君主至高無上，可不受法律制裁的問題。因此，他亦不大可能實踐到法治。

穆罕默德在政綱表示在制定法律時，會重點參考《古蘭經》（Weiss 27），俘虜了不少伊斯蘭教徒的心。《古蘭經》是伊斯蘭教的經典，由穆罕默德傳達真主安拉的說話。由此可見，如果他當選，法律不太可能由全體人民制定，多數只由他一人制定；人民要無條件地服從他定的法律。就算法律不公義，偏向一些人或剝削一些人的利益，人民都要遵守。這會令人民，尤其非教徒不安，因為他們的生活、權利、自由等可能受到威脅。例如，《古蘭經》提到穆斯林可殺害不信奉真神的人，除非他們改信伊斯蘭教<sup>3</sup>。

## 宗教

理想的國家應該沒有國教，人民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相信的宗教，或不信教，政府不作任何干預；不同宗教可同時存在，但必須互相尊重。從宗教，我們除可體現宗教自由，還可體現言論、出版、結社等自由。

孔子沒有指出自己信奉哪個宗教，但從《論語》中得知他信有鬼神，並會祭祀<sup>4</sup>。他認為祭祀是禮、人自然情感的表現。例如為父母守孝三年，他認為是為了報答初出生頭三年在父母懷抱得到的愛護，

2 原文：「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論語》13.18）

3 原文：「當禁月逝去的時候，你們在哪裏發現以物配主者，就在那裏殺戮他們，俘虜他們，圍攻他們，在各個要隘偵候他們。如果他們悔過自新，謹守拜功，完納天課，你們就放走他們。真主確是至赦的，確是至慈的。」（《古蘭經》9:5）

4 原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論語》3.12）

批評不肯守孝三年還心安的幸我不仁<sup>5</sup>。雖然孔子着重自然流露情感是件好事，但太形式化，而且不尊重不跟他主意行事的人。因此，如果他當了統治者，人民的宗教自由會不受尊重。

黃宗羲同樣沒有提到自己的宗教觀，但就在《明夷待訪錄》中提到審查書刊，可是準則模糊（頁375–379）。他或會將宗教刊物，如《聖經》、《心經》等定性為無師法的古文、無心得的語錄、無裨實用的奏議或無補史學的序事——只要是其中一樣，都不能出版。如果他定為時文、小說、詞曲或應酬代筆，那些宗教刊物連原版都要被燒毀。雖然他沒有在宗教議題上表明立場，但他對出版自由的干預，很可能會扼殺人民的宗教自由。因此，如果他當了統治者，將不利宗教的發展。

穆罕默德是唯一表明宗教立場的參選人。他是伊斯蘭教的領袖，信奉真神安拉。雖然伊斯蘭教跟基督教和猶太教信奉同一個神，但穆罕默德指伊斯蘭教已轉向，跟他們決裂<sup>6</sup>。即便如此，他對他們尚算寬容，但對信奉多神宗教的人（以物配主者）就十分苛刻。他認為他們比伊斯蘭教徒低等，連信道的奴婢都比以物配主的婦女高級；男人亦不可娶以物配主的婦女<sup>7</sup>。另外，伊斯蘭教徒可藉戰爭傳教，殺害不信教的人，除非他們改信伊斯蘭教（《古蘭經》9:5）。由此可見，穆罕默德十分不尊重異教徒和無神論者。他當上統治者，會令伊斯蘭教獨大，更可能利用政教合一的優勢傳播伊斯蘭教。因此，人民的宗教自由會不受保障。

- 
- 5 原文：「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論語》17.21）
- 6 原文：「一般愚人將說：『他們為甚麼要背棄他們原來所對的朝向呢？』你說：『東方和西方，都是真主的，他把他所意欲的人引上正路。』」（《古蘭經》2:142）
- 7 原文：「你們不要娶以物配主的婦女，直到她們信道。已信道的奴婢，的確勝過以物配主的婦女。」（《古蘭經》2:220）

## 在位者與人民關係

理想社會應人人平等，包括政治參與權；由人民主政，實現民主；每個市民都能自由地表達意見並受尊重。政府首相的提名應是公開、公平和沒有限制的。他應由理性的人民基於公共利益，一人一票選出；這樣他和他的政府才被賦予合法性、公信力和代表性。由人民選出的不是統治者，而是經民意授權的國家管理人。選出管理人後，所有政策都應諮詢市民，而非閉門造車後強迫市民接受。市民亦要積極回應，不應每幾年投一次票，就當自己履行了公民責任。在位者和人民的關係應該對等，互相依賴，一起為建設美好社會而努力。

孔子跟黃宗羲都是儒家學者，前者推崇君主制；後者雖意識到君主制的局限，但仍無意全盤推翻君主制。他們認為君主應由賢能的君子擔任，以人民的利益為先。（《論語》6.30；黃宗羲，頁363-365）雖然二人提倡以民為本的思想，但跟民主仍然相差甚遠。他們提出的是一套賢人政治體系，由一個賢能的君主或一班賢能的精英，不經民主選舉地凌駕於人民之上，統治國家。這樣的一個不經民意授權、來歷不明的政府，缺乏合法性、公信力和代表性。另外，這班賢人可以自作主張，選擇不聽或只聽部分人，如知識分子的政見（黃宗羲，頁375-379）。普通市民被排除在外，違背了平等政治參與權的原則。人民從屬於在位者，被統治，不是對等的關係。

穆罕默德很可能會一如在麥地拿得到政治力量後，實現政教合一，成為政治和精神的領袖。雖然如此，但不代表不可能實現民主，只是可能性低。穆斯林容易基於穆罕默德的宗教領袖身分而盲目追隨，變成不基於公共利益（包括教徒、異教徒、無神論者等的利益）去表達意見，令「民主」變質。穆罕默德跟教徒的關係很可能會變成利益輸送和支配他們의思想和行動；跟非教徒的關係會基於宗教原因而疏遠和互有芥蒂。

## 理想的國家管理人

我認為盧梭是最佳人選。他在《社會契約論》中指出，國家的法律應由所有人民，根據公共利益一起制定，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政治參與權。縱使人是受法律約束，但仍是自由的，因為他們守的是自己制定的法律，不是被人統治。（Rousseau 383–417）我十分贊同他的思想，因為可同時實踐法治、自由和公平。可惜他基於不明原因不能成為候選人，否則我一定投他一票。

## 徵引書目

- 《古蘭經（中譯版）》，馬堅譯。〈<http://www.miraclesofthequran.com/cn/kitab/MKQINDEX.HTM>〉（瀏覽日期：2013年5月10日）。
- 楊伯峻，《論語譯注》節選，載《與人文對話：通識教育基礎課程讀本》，何偉明、趙茱莉、梁美儀、楊陽編，第三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大學通識教育部，2013。頁181–204。
-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節選，載《與人文對話：通識教育基礎課程讀本》，何偉明、趙茱莉、梁美儀、楊陽編，第三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大學通識教育部，2013。頁361–379。
- Rousseau, Jean-Jacques.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Discourses*. 2007. Trans. G.D.H. Cole. Rpt. in *In Dialogue with Humanity: Textbook for General Education Foundation Programme*. Ed. Julie Chiu, Wai-ming Ho, Meiyee Leung, and Yang Yeung. 3rd ed. Hong Kong: Office of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3. 383–417.
- Studies in Islamic Legal Theory*. Ed. Bernard Weiss. Boston: Brill Academic Pub, 2002.

\* \* \* \* \*

## 老師短評

文章從「理想社會」、「宗教」、「在位者與人民關係」三個層面討論理想統治者的條件，脈絡清晰，理據充足，甚有見地。難得的是，同學沒有盲目信奉任何一種學說，反能多角度思考，批判儒家思想及宗教極權的不足，論調尖銳而有力。結語部分點出盧梭才是理想的國家管理人，寓意甚遠。（方星霞）